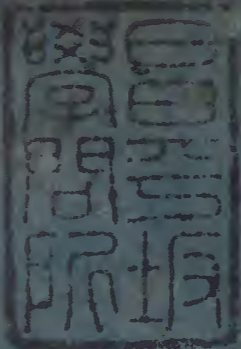


經濟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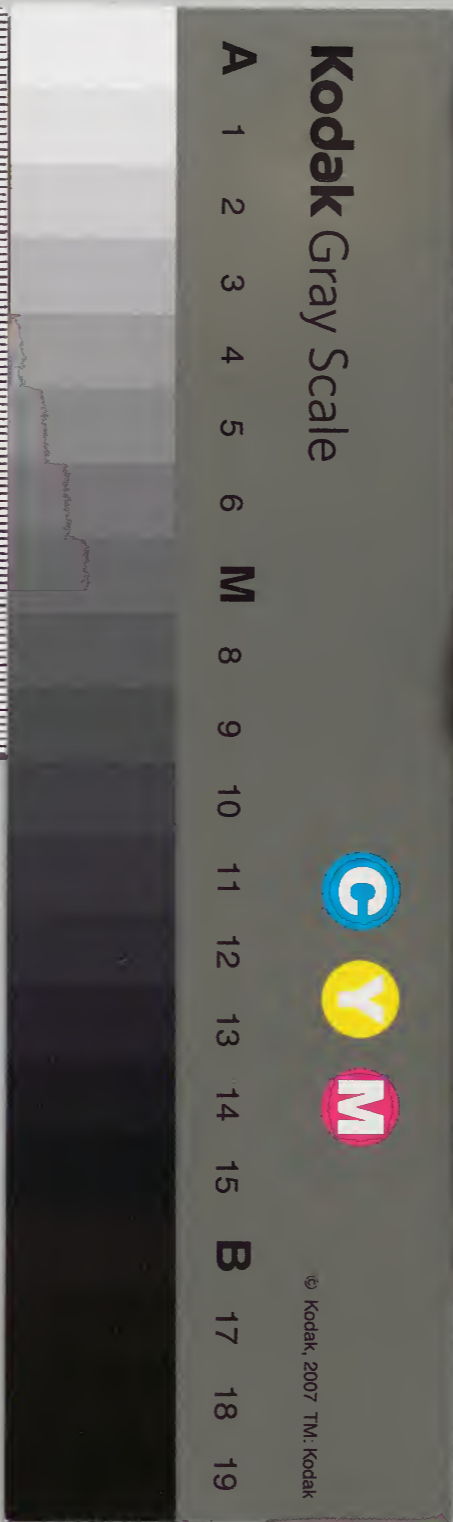
五十九卷之卒
武功



漢書門類			
三〇三六	函號	架	冊
一〇三六	函號	架	冊
四二〇	函號	架	冊

內閣文庫原文			
三〇三六	函號	架	冊
四二〇	函號	架	冊
一〇三六	函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26)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明北海馮琦人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

弭盜二十九則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
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無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耒耜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後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向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安帝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爲憂上疏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鐵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鈎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

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踖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

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
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
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
不克爲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
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
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

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
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
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
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
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
將尹就討益州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

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
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
交趾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
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
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
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
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
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
是嶺外復平

漢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劉陶上疏 臣聞事之

急者不能言安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
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
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
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
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
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
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
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
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

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
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侵
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
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
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
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
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
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
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
長沙湘州悉平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旣而恩寇浹口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韋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北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史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群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旣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拓跋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

者所向皆平

荊州巴氏擾亂魏以李崇爲荊州刺史崇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

再出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疆暴自

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澗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賦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河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

陁督衆擊之敗走郭方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陳賊徒愕貽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陁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

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郡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

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旣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

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
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
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
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
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
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
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
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
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

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
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
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
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群
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
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
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
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
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
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

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討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

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

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乎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眾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克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
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虫之聚感
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
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
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
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畏懦蹶躄莫肯
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
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

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
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
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
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
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
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
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
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
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

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白居易去盜賊對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克若去次又

安其業厚其生使廉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咸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人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科禁雖嚴桴鼓未靜效數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諭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其賢德使國無倖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柝外口庶見於

輯盜

不肩者矣

文宗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贇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

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至是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寃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僉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王仙芝攻蘄州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

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

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
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
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擄盜而至者盜
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
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
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
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鬪盜於市并滅其家於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
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宋太祖以王晏有拒比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
爲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爲群盜至鎮悉召故黨贖
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
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
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州人請
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
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
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
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

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劉敞患盜論 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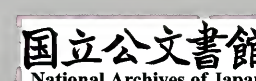
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劔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其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耻夙加其心彼惟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

不勸則錢項正持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弊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脩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

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



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
 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
 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琛劉說來降飛詭罵欽
 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
 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石山木為巨筏塞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連塞舟輪礙
 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阻遂敗張牛

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
 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
 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
 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
 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
 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
 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
 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



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諉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繫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定亂 十三則

唐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白

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
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
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
請往解之選老嫠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
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
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
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
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
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孝
德所謝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
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
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
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
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志烈命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
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
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
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

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
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執
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
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
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令當
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
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
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
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

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反
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
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
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
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
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
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
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
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
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
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
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
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
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
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
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
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
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叅候晟謂
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
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
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
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

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旣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徙璘爲涇原節

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
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
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
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
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
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
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後梁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
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
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
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
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譙球斬之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
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
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
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
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
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

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

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玠又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

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
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
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
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
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
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
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
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
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
坐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
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
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
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
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
追執之

三國答不反對兵點之不類張季與曰郊
於其口於於其寒當以無疑之於長帝蓋蓋財不
其車與軍國之於賊望望不出后與
志以與相與之黨金家政答不反對來與十萬

折奸八則

晉文公既定周襄王于郝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
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
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
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
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
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



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
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割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
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
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
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
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
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碓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十世三十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

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素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晉明帝時郗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之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旣潔身比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黨與譖毀日至墜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
邠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鑿
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
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
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邠畿車駕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
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
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
沮而退事遂寢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二面救之皆以乏糧
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以廷湊爲成德節
度使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韓愈旣行衆皆危
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
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
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
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
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
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
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

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其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後梁時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二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代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勣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

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
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蚤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
負楊氏善輔導之詞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
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
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
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
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
矣因以兄事之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
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三人議和
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
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
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
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三十九

漢楚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饜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塚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

問罪 四則

漢楚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饜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塚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

經齊負編卷五十一 問罪

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言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

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恣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

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
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
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
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
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
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
拊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
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
殺國除

漢將弓高侯頹當遺膠西王叩書曰奉詔誅不義降
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
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
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臨之罪弓高侯執金鼓
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
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
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

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

唐僖宗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詭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林之開毀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二儒士能戢強兵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

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從來倚仗之

意一旦控告無門疑睇東南惟增悽惻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

不受叛人七則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萃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莒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莒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散檮戢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有不才子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六世與比肩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狼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
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
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
季文子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
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
識窮固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

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
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
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賊竊寶者為
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
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
也乃舍之

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姊妹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廢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
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
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
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
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
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
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

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唐文宗時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
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
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
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
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
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

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
中怒氣直辮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
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
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
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
是怨僧孺益深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曰朕懷綏
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經濟類編卷六十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六

諫止征伐三十一則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諫止征伐

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
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滋大昔我先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宥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
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
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
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
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修
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
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

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穰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玉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酆郕文之昭也邢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

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而德施惠

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淑匱乏盛德

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之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閩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

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震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疆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歿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
 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
 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
 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
 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
 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一而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
 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一聚留而守之歷歲
 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一禾樹種婦
 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一

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
 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
 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
 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
 救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
 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
 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
 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
 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

諫止一

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
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
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
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
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
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
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
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
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
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
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
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
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
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天下旣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洮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

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
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
毆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
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
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
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千士失之
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
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
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
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
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
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
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
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
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
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
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人臣愚以爲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
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
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

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
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
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
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
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
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
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採其難孔子定其
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

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清呼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駕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

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
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
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
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
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
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
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
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歿又

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
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
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
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
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
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
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嚴尤諫伐匈奴書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
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
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脯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

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
宜縱先至者令臣充等深入電擊且以創艾胡虜莽
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伏湛諫征漁陽疏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
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
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
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

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
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
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
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一馬罷勞轉糧艱
阻今交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
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賦微薄安平之時尚
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
求難四方疑恠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
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
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
匈奴魯恭上疏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
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
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脩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
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縆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
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
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順帝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
縣燒城寺殺長吏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卽與州
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
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
議遣大將發荆揚交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
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繁
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
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交豫之人卒被徵
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

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

蔡邕諫伐鮮卑議

書戒猾夏易伐鬼

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克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

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
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
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
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
過煩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
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乎足之疥搔中
國之困曾肯之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
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
詔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
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蠹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
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
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
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
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
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
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

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一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蜀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西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徃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當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戾置守之後民疲

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
所從於是豪疆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
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
實有六國並據之執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
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
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
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
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
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魏曹植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執便

形固帶以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
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
若國家攻而或尅屠宰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
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虛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
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
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
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纖紆
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荆揚騷
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
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并饑而

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勤農桑三者旣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城竊爲陛下不取也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賊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

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
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
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
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
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交州洛陽關中皆舉
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覺
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
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
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

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
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
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
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
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
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
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
口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
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
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
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
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
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魏將拓拔章攻鄴慕容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
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言曰
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
宜動者三魏懸車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
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
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
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
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
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
衆旅多斃師老虜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對曰韓別
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
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
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
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
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
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
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
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

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仁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吳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亾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變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

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
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
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
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憂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
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
下聽之堅作色曰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乘累捷之
勢擊垂亾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
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
舉心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
羣臣羗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司
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
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
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強弱之勢
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
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
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
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
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
併於強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

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
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
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
混壹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
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
諫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亾
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微弱僅
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心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
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禮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
所滅汝所以不亾乎者正朔之不違變通耳堅所幸
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
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
因其性也禹濟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
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
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
非婦人所當預也

唐太宗時相里玄奘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
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

經源類編卷六十一
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
玄獎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
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
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警服威望大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
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
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
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
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
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
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
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
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
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
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
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
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
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

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太宗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妃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李君求諫高宗伐高麗疏 臣聞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

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于戶口減半國
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
者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
棄其地不足以損其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
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
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無用之
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
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轉戍萬姓無聊生
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自生故
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
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雅州邊羌自國初
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
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
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
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
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
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
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

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羗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旣而役不果興

盧甫言西蕃䟽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無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賈關中

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壯丁征行畧盡豈宜更擇驍勇遠資荒服及一萬人行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遺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剋其獲几何儻稽天誅無乃其損請令計議所得較其多少卽知利害况用者必費獲者未量何要此師行頻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夷務均安靜洎王道謝古帝德慙淳猶尚綏

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覬雨之客無越海逾山之師其
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獲奇
珍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
君稱明盛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
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留之

諫不破突厥疏 臣聞有虞和平苗人逆命殷宗大
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侵軼其來遠矣漢高祖納婁敬
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巨萬冒頓益驕邊
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獷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
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

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
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
閱禮樂敦詩書晉臣杜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
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
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
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子受戮胡
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
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
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
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挫
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
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
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
明教令則攻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
近戰則守家遠戰則貨利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
揚州夕歌杖柱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
河叔嗟言下
之安危邊城

練文示來身從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
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
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
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
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
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
大漠電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躡林之首懸藁街之邸
使百蠻震怖五兵藏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
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盡四方臣少慕文
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



議
狄仁傑諫止征夷疏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無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王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

事也竊謂宜平爲慈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禾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

省置關廬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宋趙普請班師疏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
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
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
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
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
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
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
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
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
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
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
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
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
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
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
既難爲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
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
臣又聞上聖之人不疑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
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

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盖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志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張齊賢諫北征疏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
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
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
降臣卽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
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
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
未固風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
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
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
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
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
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
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
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
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
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
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
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
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
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

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夏竦知涇州兼經畧使上奏 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剿滅先帝惟戒彊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

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
以與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
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
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
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
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
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
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
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爲藩籬三詔唃
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
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爲兵以代東
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
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
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
征討反以竦爲怯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
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
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
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
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

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三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王既

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振萬里然

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充喜用兵
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
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
遲不絕如綫盖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
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
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
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
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
不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
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
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
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
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
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
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
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
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
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
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

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浮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燹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

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言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

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子唯有恭順財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去奴婢恣行楚以此事親未有見

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隣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歸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元成帝時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

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復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徃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今爲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

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
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
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
也不報遂謝病去

說止征伐 十則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
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

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
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
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
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
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勤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
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
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
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福也昔者蔡音好詐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

經齊類編卷六十一

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

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斲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

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專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一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筮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
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
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
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
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
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
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
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
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
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
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因於其言也多聽
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
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
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
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

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
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
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
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
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
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
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
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迎
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

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
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
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
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
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
於穀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
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
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

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頃襄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

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傳威而出百里之地王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知民見伐趙之利而不知
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以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
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
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也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天信越也臣聞敵不可
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思所以慮患而實欺大國也
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不可勝數矣世矣本國殘社稷壞
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骨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無臣妾滿海內矣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
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以於仇讐之韓魏乎兵
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
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
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
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
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
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
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

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
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
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
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
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

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

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樛里子曰公
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
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
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
衛于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
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
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
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
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于衛

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罽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

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干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罽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切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二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臣必亡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言之及秦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啟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

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吾乃罷梁圍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謂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孰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

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爲惠王曰今者臣來適易水蚌
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
明日不再卽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
出卽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
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
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
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
而攻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

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
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
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
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
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
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
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
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
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

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

得臣以

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

經濟類編卷六十終

